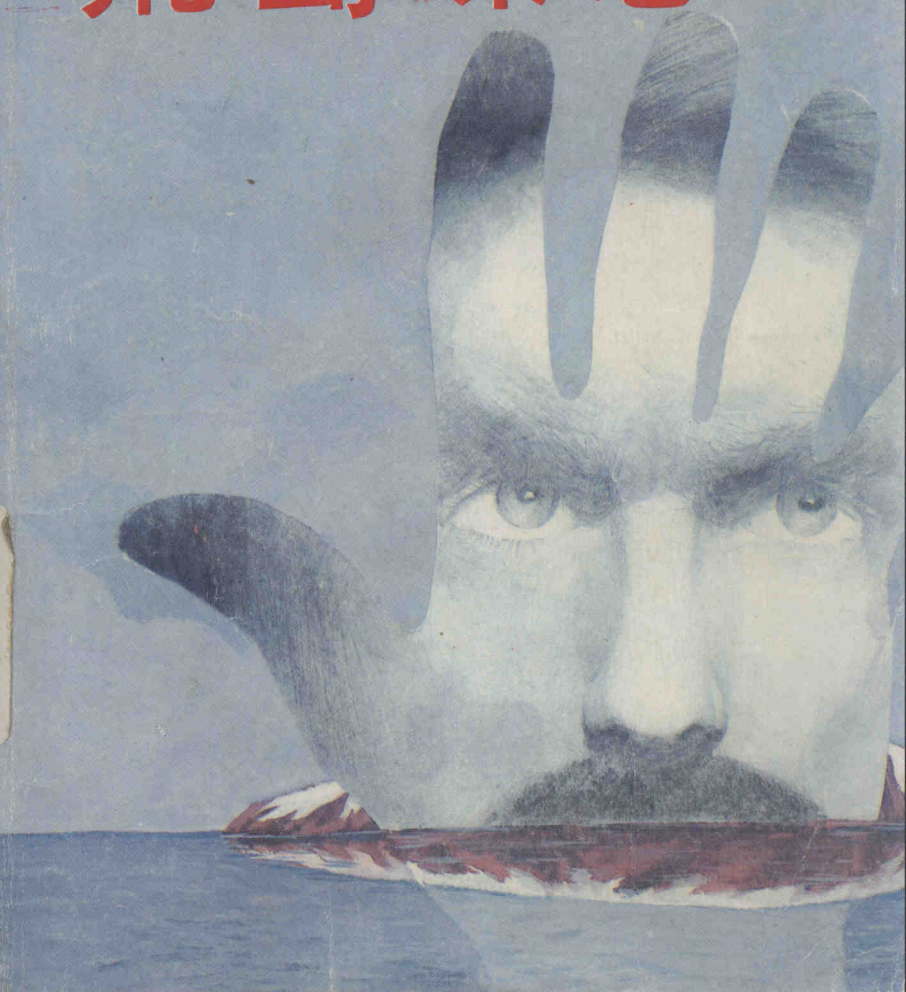


〔英〕肯尼·富尔特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
王建中 译

荒岛谍恋



荒岛谍恋

〔英〕肯尼·富尔特 著

王建中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晋新登字 2 号

荒 岛 谍 恋

【英】肯尼·富尔特 著

王建中 译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.25 字数: 240千字

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2100册

ISBN 7-5378-0518-0

I·496 定价: 5.40元

内 容 介 绍

这个惊险的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。

一日，风情万种的女房东被发现赤身露体地死在其客房的床上，迹象表明是奸尸；而在相距不远的一条小河边的树丛中，又发现草草掩埋着五具英国自卫队员的尸体；一幢在英国军事情报局严密监视下的公寓中，一名前来接头的德国纳粹间谍被神秘地杀死；而不久之后，在一列飞速行驶的火车上，一名奉命跟踪的英国军官的眼球又被挖出……这是何人所为？其目的何在？盟军反攻欧洲大陆的日期迫在眉睫，整个伦敦为此日夜恐慌不安。

几天之后，在远离伦敦的苏格兰海岸附近的一个荒岛上，出现了一个遇难的陌生人。他在暴风雨之夜敲响了岛上唯一一家住户的房门，从此打破了他们世外桃源般宁静的生活。女主人年轻漂亮，欲火难熬，因为她丈夫下身瘫痪感情不合；陌生人英俊强壮，温柔多情，因为他长年独身在外久违女色。他们象干柴遇到了火星，不可抗拒地陷入了爱欲的陷阱……然而不久女主人惊恐地发现，她丈夫摔死在悬崖下，牧羊人满身刀痕死于非命，陌生人急欲逃离荒岛……

他是何人？为何如此老练却会耽于女色？这一切似乎都与一柄短剑有关，也与盟国在欧洲的登陆计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这部小说不愧是当前位居世界间谍小说作家榜首的肯尼·富尔特的代表作，它把紧张的时局、令人窒息的冒险活动和间或出现的低级喜剧融合在一起，情节紧张，高潮迭起，甚至连次要角色都描写得有血有肉，呼之欲出，读之欲罢不能。小说问世以后，一直畅销不衰，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在世界各地共卖出1,000余万册，搬上银幕以后，亦大获成功。

序 言

1944年初，德国情报机构零零碎碎收集到了一些情报，证明一支庞大的军队正在英格兰东南部集结。侦察机带回了集结在那里的兵营、飞机场和停泊在沃什湾舰队的照片。照片上，可以准确无误地辨认出，穿着粉红色骑马裤，牵着军犬的乔治·S·帕蒂尼将军。在那个地区，无线电联络频繁，团与团之间信号不断。在大不列颠潜伏的德国间谍所提供的情报，进一步确证了这一事实的存在。

当然，这里并没有军队。所谓的舰队是橡胶和木料合成的赝品；兵营不比电影布景更真实；帕蒂尼的手下也没有一兵一卒；无线电信号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；而间谍是双重的。

伪装的全部目的，是糊弄敌人产生错觉，认定盟军将取道法国的加来港发起攻击，由此给D—日的诺曼底登陆，创造惊人的优势。

这是个宏伟的、近乎无法实现的骗局。不加夸张地说，为配合这个阴谋的成功，成千上万的人被卷了进来。假如希特勒的间谍始终被蒙在鼓里，嗅不出什么，那可真称得上是人间奇迹了。

英国有无间谍呢？当时人们普遍认为，他们被臭名昭著的“第五纵队”所包围。战争爆发后，一个神话在逐渐形

成，即在1939年的圣诞节，M15已经围捕了绝大多数的间谍。事实表明漏网的也确实是屈指可数，M15将他们几乎一网打尽了。

然而只需要一个……

据说，德国人看到迹象，认为是在东盎格里亚。据说他们也怀疑过这是个阴谋，他们也曾使尽浑身的解数来揭示事实的真相。

上面所说的都是历史，接踵而来的是虚构。

话说回来，象这样推测某种事物的发展，想必也是存在的吧。

主要人物表

珀西伍·戈德利马——英国军事情报局特工人员，上校。

弗雷德利卡·布朗格——英国军事情报局特工人员，巡官。

安德鲁·特里——英国军事情报局特工人员，M15负责人，上校。

戴维——牧场主。

露西——戴维妻。

乔——戴维和露西的儿子。

汤姆——牧羊人。

比尔·帕克尼——英陆军中士。后借调军事情报局工作。

哈里斯——伦敦警察厅探长。

理查德·波特——阿伯丁地方官。

艾伦·金凯德——阿伯丁警察局首席巡官。

亨利·费伯尔——德国间谍。

阿道夫·希特勒——德国元首。

埃温·隆美尔——德军法国东海岸防线司令官，元帅。

沃纳·赫尔——德军海军少校。

沃尔——德军陆军少校。

“德国人几乎全部上当了——只有希特勒猜对了，然而他的优柔寡断消释了他的预感……”

A·J·P 泰勒

《英国史（1914—1915）》

第一部

1

这是近45年来一个最寒冷的冬天。英国乡下的村民们被大雪阻隔，中断了与城里的联系。泰晤士河也结了冰。1月份的一天，从格拉斯哥开往伦敦的火车，晚点24小时才到达爱丝顿车站。厚厚的积雪，加上战时的灯火管制，迫使机动车辆只能小心翼翼地前进。交通事故与日俱增，防不胜防。人们相互戏谑，夜间在皮卡迪利大街开车，比驾驶坦克突破齐格菲防线还危险。

然而当春天来临后，这里又是一片繁荣景象。阻塞气球不时从蓝天白云间飘过，华丽壮观；地面上，伦敦街道两旁的绿树丛荫里，士兵们和袒胸露臂的女郎们在调情说笑。

正经说，伦敦不大象战争云雾笼罩下的首都。当然有战争的迹象。亨利·费伯尔骑着自行车，从汪特鹿车站向伦敦北郊的海格特行进，他注意到了重要公共建筑物外面的成堆的沙袋，市郊的简易防空洞，还有关于迅速疏散和注意空袭预备警报的宣传标语。费伯尔望着这一切——看他的样子，与其说是普通的铁路职员，倒不如说更象一名恪守教规的教徒。路过街心公园，看到里面有成群的孩子，估计又是

搞什么疏散演习。他留心马路上仍然奔跑着许多汽车，尽管当时实行的是汽油配给制；他还注意浏览汽车厂家所做的有关新型机动车的广告；他了解夜班工人潮水般增加的意义，因为先前的几个月已经说明，白班的工效是相当低的。当然他的主要精力，还是用于监听英格兰铁路网关于部队调防的消息。便利的是，所有这方面的来往文书都经过他所在的办公室。也许其中的一份就可以满足需要。例如，今天他到手的一摞未经审查就送来的表格，便使他确信，一支约十万人的新的派遣部队，正集结待命前往芬兰。

这里有战争的迹象，是的，然而这里又有一些仿佛是同战争开玩笑的事情。电台节目里讽刺了战争法规的官样文章，还有防空洞里举行的团体合唱，以及躲在设计新颖的集装箱里戴着防毒面具的时髦女郎。人们高谈阔论鲍勒战役。这些都使人感到远离尘俗，安逸轻松，象是在看电影。所有的防空警报，也只不过是摆摆样子而已。

费伯尔具有不同常人的眼光——因为他本来就与常人相异。

他骑着自行车驶入牌楼路，身子微微前倾，爬上了斜坡，他的两条长腿有力地交替踏动，仿佛蒸汽机车发动机里的活塞。他今年39岁，虽然他隐瞒了年龄，但论长相他绝不会超出这个岁数。他隐瞒了有关他自己的绝大多数的真实情况。

当他骑上斜坡，到达海格特时，身上开始冒汗了。他现在居住的地方，是伦敦附近最高的建筑物之一，这也是他选准它的原因。它位于梯形结构的六排房屋的最后一排，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灰砖砌成。房子又高、又窄、又黑，象征着建

造这幢房屋时人们的审美价值。每幢房屋有三层，外加一个供保姆进出的地下室——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时兴雇佣保姆，哪怕没有保姆，建造房子时也不能显示出来。费伯尔喜欢挖苦英国人。

六号房子本来是属于哈罗德·加登先生的。他曾经在这里开了个茶馆兼咖啡馆，不幸的是在经济萧条时倒闭了。按照法律，无力偿还债务是要判死罪的。不得已，身无分文的加登先生只好自杀了。全部房产，遵照遗嘱，便留给了他的遗孀加登太太。她是被迫同加登结合的。加登太太十分热衷于做个女房东，尽管社会对这个角色的礼遇，使她不得不装出一点羞答答的样子。费伯尔住的是顶楼上带天窗的那个房间。周一到周五都住那里。他告诉加登太太，周末他要到埃利斯去看母亲。事实上他在布莱克希斯（离伦敦10公里）另有一个女房东，她称他贝尔先生，把他看作是某出版商的推销员，每周的时间都用来跑路了。

他推着车子，顺着院里的小径，从正面屋里那不起眼、皱皱巴巴的窗户下走过，把车子推进干草棚，和草坪割草机锁到一起，随便乱放没锁的车子是违法的。棚子四周几乎堆满了正在发芽的马铃薯种子。将花园变菜园子，是加登太太应付战争的杰作。

走进屋里，费伯尔把帽子挂在衣帽架上，洗洗手，然后到客厅喝茶。

另外三个房客已经在用饭：一个是想入伍参军，从约克郡来的满脸丘疹的小伙子；一个是头发向后披散的糖果推销员；还有一个是已退休的海军军官，费伯尔确信他是个一事无成的人。费伯尔朝他们点了点头，坐下来。

推销员正在讲一个笑话：“所以中队长说：‘你必须早点回来！’那位飞行员却转回身来，回答：‘是的，我把传单放到了包袱里，不对吗？’结果中队长大声呼喊：‘天哪，你可能要伤害别人的。’”

海军军官哈哈大笑。费伯尔只微微地笑笑。加登太太托着盘子走进来。“晚上好，费伯尔先生。你没回来，我们就开饭了。希望你不要介意。”

费伯尔在一片粗面包上抹了薄薄的一层黄油，裹起一段肥肥的香肠塞进嘴里。“你的土豆需要赶快下种了。”他告诉女房东。

很快，费伯尔喝完了茶。在座的另外几位正在讨论国王的内侍是否被丘吉尔解雇或者换掉。加登太太高声插话，并随时注意费伯尔的反应。她与费伯尔年龄相仿，邋遢而又肥胖，但打扮得象30岁左右。费伯尔猜测她是企图再找一个丈夫。他没有介入他们的议论。

加登太太打开了收音机。嗡嗡的电流声过后，播音员开始讲话：“BBC家庭服务节目开始播音。题目是：又是他。”

费伯尔听过这个节目。它是定时连播一个叫普尼夫的德国间谍的故事。他向在座的人打了个招呼，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

听罢“又是他”节目，客厅里只留下了加登太太。海军军官和推销员相约到酒吧消闲，约克郡的小伙子是个基督徒，祈祷去了。加登太太百无聊赖，端着一小杯荷兰酒，望着依照灯火管制要求而特制的窗帘出神。她在想费伯尔先生。她希望费伯尔不要老呆在他的屋子里，她需要情人，而费伯

尔正是她需要的那一类情人。

这样的念头使她感到内疚。稍稍平静之后，她不禁想起了加登先生。记忆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模糊，颇象用破旧机器放映出的旧电影，那样难以辨认。尽管她很容易地记起，在这间屋子里她和他呆在一起的情景，但是想象他脸上的表情，或者他可能穿着的服饰，或者他评论当日战争新闻的样子却非常困难。他是个短小精悍的男人，熟悉生意。无论是走运还是失意，或者什么也不是，在公众场合他总是冷若冰霜，在床上他却是贪得无厌，充满深情。她非常爱他。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，肯定会有更多的妇女步她的后尘。她又倒了一杯酒。

费伯尔先生是个循规蹈矩的人，这正是她感到心烦意乱的事。他象个完人，不吸烟，从他的呼吸里也没有闻到过酒味，每天晚上他都泡在他的屋子里，欣赏收音机里的古典音乐。尔后读大量的报纸，并外出作长长的散步。她料定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虽然他的职业地位低下；在餐厅里谈话，他总比别人高出一筹。如果努力，他肯定会找到一份上等工作。但他似乎不愿去拿他本来可以拿到的东西。

他是个表里如一的人，相貌堂堂，漂亮英俊；高高的个子，结实的脖子，宽宽的肩膀，匀称的身材，两条长长的腿。他有一副结实的脸盘，高额，长颧，蓝眼睛。虽然不象电影明星那样潇洒，却也是颇受妇女青睐的那一类男人。唯有他的嘴——小小的，薄薄的，使她感觉他一定很冷酷。在这方面加登先生是低能儿。

然而猛一瞧，他并不属于让妇女们想多看一眼的男人。身上的旧裤子从来没熨过——本来加登太太早想替他熨熨，

她很乐意这样做，但他从未主动提过这类要求，他总是披着一件破破烂烂的雨衣，戴着一顶平平的码头工人的帽子。他没留胡子，每到周末他的头发就修剪得很短，仿佛故意让人觉得他无足轻重。

他需要女人，这是用不着怀疑的。偶尔她闪过一个念头：他也许是那种阴阳人，但她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。他需要有个妻子打扮他，给他以勇气；而她则需要一个男人作伴，当然是为了爱情。

但是他从来没有动过心。有时她为此心烦地放声大笑，她确信自己是迷人的。在她又往杯子里倒酒的时候，从镜子里看到了自己。俊秀的脸蛋，美丽的卷发，摄人心魄的魅力……她不禁咯咯地笑出声来。她该打扮得更俏些。

她轻轻地呷了一口酒，考虑是否该尝试行动。费伯尔显然是个傻瓜，不开窍的傻瓜。他不是性冷淡者，通过他偶尔两次看她睡衣时的目光，就证实了这一点。厚着脸皮乞求他，或许能去掉他的傻气。由此而来她会失掉什么呢？她努力盘算着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，无非他拒绝她的求爱，这是件使人窘迫甚至是丢脸的事。但是在其他人知道之前，他就得乖乖地给我滚蛋。

被拒绝的念头冲淡了她的全部计划。她缓缓地站起身来想：我绝不是那种厚颜无耻的人，还是睡觉去吧。她习惯于上床前再喝一杯酒，否则无法入睡。她拿着酒瓶子朝楼上走去。

她的卧宝正在费伯尔房间的下面。当她脱衣服时，从费伯尔的收音机里传来小提琴演奏声。她穿了件睡衣——是粉红色的，领口周围镶着花边，当然还没有一个人见到过

它！她给自己倒了最后一杯酒，想象着费伯尔赤身露体的样儿：平坦的的肚子，乳头上的毛，因为瘦削而裸露的肋骨，小小的臀部。她再次咯咯地笑了：真是个不知廉耻的女人。

她把酒杯放到桌边，上了床，随手捡起一本书翻起来，然而无法把注意力转移到书上。风流韵事的共鸣深深缠绕着她，搅得她心猿意马，坐卧不宁。当你与自己的丈夫坦然地颠鸾倒凤的时候，充满危险的爱情故事反倒更加刺激人的口味。她吸了一口酒，盼望费伯尔能把他的收音机关掉。现在无异于在舞场上，想睡觉是难于上青天！

当然她有权命令他关掉。她看看床头的座钟，已经十点半了。她幻想着穿上长袍，和睡衣相配，梳梳头，趿着拖鞋——优雅别致，象一朵玫瑰花——飘然上楼；他打开门，穿着裤子和衬衣，用他那曾经打量她睡衣的热辣辣的目光欣赏她，随即走向卫生间……

“太傻了，”她对自己大声说：“你有一万条理由到他那里去。”

她觉得她可以获得宽恕。她是个成熟的女人，这里是她的房子，整整10年她没碰到一个中意的男人。多么难熬呵，她需要男人强壮、坚硬、多毛的身子，挤压她的胸部，在她耳边气喘吁吁，用宽大的手分开她的腿。如果明天从德国飞来一颗炸弹，他们将全部窒息，透不过气，中毒，而她则失去最后的机会。

她喝干杯子里的酒，下了床，穿上长袍，梳梳头，趿上拖鞋，从箱子里找出她开客房门的一串钥匙。这样，如果费伯尔锁上了他的房门，收音机的音量又过高听不到她的敲门声，她就可以径直闯进去。

楼道里阒无一人。黑暗中她摸索到楼梯边，尽量减弱上楼时吱吱嘎嘎的响声。但她还是被松弛的地毯绊住了脚，重重地踏了一下。不过似乎并没有人听见。于是她顺利地到了楼上，敲了费伯尔的门。她屏息静气，轻轻地敲，门是锁着的。

收音机声音小了。传出费伯尔的喊声：“谁？”

他说得非常中听，既不带伦敦方言，也无外国语音，是悦耳的标准英语。

她回答：“我可以和你说句话吗？”

他象是踌躇了一会，然后说：“我没穿衣服。”

“我也没穿。”她咯咯地笑着，用她复制的钥匙打开了房门。

他正站在收音机前，手里拿着类似螺丝刀似的一件东西，穿着裤子，光着上身，脸色惨白，象被什么东西吓得要死过去一样。

她走进房间，从背后关上门。不知该说什么好。突然，她想起一部美国电影里的一句台词，便说：“你愿意给一个孤独少女买杯酒喝吗？”这是傻话，她知道他这里没有酒，她肯定自己不会被光着身子赶出去。她的话听起来还是很有诱惑力的。

他似乎被煽动起来。没有出声，缓慢地朝她走过来。他的背上确实有毛。她向前迈了一小步。他抱住了她。她闭上眼睛，仰起脸。他吻着她，她在他的怀里轻轻扭动着，突然背后袭来一记可怕的、骇人的、难以忍受的刺痛，她张开嘴尖：了一声。

也刚才听到了她绊脚的声音。如果她稍待几分钟，等他

把发报机放回箱子里，密码本锁到抽屉里，就不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但他在掩饰这一切之前，已听到她在用钥匙开门。就在她开门的当儿，他已把短剑握在手中。

因为加登太太在他怀里来回扭动，费伯尔第一刀没能刺中要害。他不得不腾出手来卡住她的喉咙，阻止她发出声音。他又刺了一刀，但她的挣扎使刀刃插进她的肋骨，仍未刺中要害。血喷射出来，他知道这一次干得窝囊。当第一次攻击失误时，他已经清楚不会利落了。

加登太太死命挣扎，已无法用刀了。他捂着她的嘴，用大姆指紧紧顶住她的颞下，使她的背靠着门。他扳住她的头使劲撞门，发出沉闷的响声，他埋怨自己不该把收音机的音量放低。但现在能顾得上什么呢？

杀她之前，他曾经犹豫了一下，假如她死在床上将会更好些——掩盖手法已经在脑子里形成——但他无法肯定那样做会耽搁多久。他紧紧抓住她的颞下，推着她的头往门上撞，并举起短剑，划了个弧形，割断了她的大部分喉管。因为短剑毕竟不是刺刀，她的喉管自然也不是费伯尔中意的靶子。

费伯尔往后闪了一下，躲避着可怕的汹涌而出的鲜血。尔后又向前跨步，扶住了即将倒地的女人。他把她拖到床前，竭力避开看她的脖子，把她平放在床上。

干完这一切，他感到极度的疲倦。高度的紧张一旦平缓，这种感觉总是悄然而至。他蹒跚到房子的一角，等待着。从小小的刮脸镜上，他看到了自己的脸：没有血色，两眼惊恐，注视着自己。他想：一个杀人犯，他松弛下来。

他的情绪渐渐稳定了。他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。他明白现在该干什么，某些细节甚至在下手之前就已经想到了。